

乙48

徐霞客游記

徐霞客
吳淞
記



徐霞客遊記

江陰徐宏祖霞客著

莫釐樵子標點

滇遊日記 (一)

李會明曰：乙酉七月，余宗人季楊之避難於舅氏徐虞卿處，願余於館，見霞客遊記，攜「滇遊」一冊去。不兩日，虞卿爲盜所殺，火其廬，記付祖龍，是書遭其殘缺，亦劫數也。今全集惟義興曹駿甫有之。初，駿甫亦好遊，慕霞客之高，聞其死，詣弔，兼求遺書校錄。子依以原稿付去，逾一年而還。今其全集必存，訪而得之，其易也。又詩稿一冊，仲昭付梓人陳仲鄰；仲鄰遇難，稿亦散失。然其詩另爲一冊，與記不相屬，缺之猶可。記缺其一，便非完璧；當急求之。

陳靜曰：余嘗考介翁於宜興史氏，購得曹氏底本。而此冊中，亦僅載游太華顏洞數小記而已。其間自五月初九，至八月初六，凡八十七日日記，仍不可得。豈駿甫所錄，先已非全文耶？文章缺陷，信乎有數存焉！爲之浩歎。

徐鎮按：「滇」日記，已爲燼簡；介翁叢殘補治，定知非輯綴假合也。或者一并汰之，直刪太華數節，別作記外贅筆，而「滇」則仍闕如，豈復成令丙耶？茲從陳本編正。

遊太華山記

出省城，西南二里，下舟，兩岸平疇夾水，十里，田盡，隄葦滿澤，舟行深綠間，不復知爲滇池巨流；是爲草海。草間舟道其狹，遙望西山繞臂東出，削岸排空，則羅漢寺也。又西十五里，抵高曉，乃捨舟登陸。高曉者，西山中遜處也。南北山皆環而東出，中獨西遜，水亦西通之，有數百家倚山臨水，爲迤西大道。北上有傅園。園西上五里，爲碧雞關，即大道達安寧州者。由高曉南上爲楊太史祠，祠南至華亭太華，盡於羅漢，即碧雞山南突爲重崖者。盤碧雞山自西北亘東南，進耳諸峯由西南亘東北，兩山相接，即西山中遜處，故大道從之。上置關，高曉實當水埠焉。余南一里，飯太史祠。又南過一邨，乃西南上山。共三里，山半壽華亭寺；寺東向，後倚危峯，草海臨其前。由寺南側門出，循寺南西上，南踰支隴入腋，共二里，東南升嶺。——嶺界華亭太華兩寺中而東突者。南踰嶺，西折入腋，後問，上爲危峯，下盤深谷，太華則高峙谷東，與行處平對，然路必窮極西腋，後乃東轉出；腋中懸流兩派。

石窟，幽峭險仄，不行此徑不見也。轉峽，又東盤山嘴，共一里，俯瞰一寺在下壑，乃太平寺也。又南一里，抵太華寺；寺亦東向。殿前夾碑皆山茶，南一株尤巨異。前廊南穿廡入閣，東向瞰海；然此處所望猶止及草海，若濼濼浩蕩觀，當更在羅漢寺南也。遂出南側門稍南下，循塢西入，又東轉一里半，南踰嶺。嶺自西峯最高處東垂下，有大道直上，爲登頂道。截之東南下，復南轉，遇石峯巒峭南擁，輒從其北，東向墜土坑下。共一里，又西行石壁中。一里，復上臨崖端，盤崖而南，見南崖上下，如蜂房燕窩，纍纍欲墮者，皆羅漢寺北菴也。披石隙稍下，一里，抵北菴，已出文殊巖上，始得正道。由此南下，爲羅漢寺正殿；由此南上，爲朝天橋。橋架斷崖間，上下皆嵌崖，此復巒崖中墜。橋度而南，即爲靈官殿，殿門北向臨橋。由殿東側門下，攀崖臨峻，愈上愈奇，而樓（供純陽），而殿（供元帝），而閣（供玉皇），而宮（名抱一），皆東南臨海嵌懸崖間。每上數十丈，得斗大平崖，輒杖空架隙成之，故諸殿俱不巨，而點雲綴石，互爲披映，至此始擴然全收水海之勝。南崖有亭前突；北崖橫倚樓，樓前高柏一株，浮空漾翠，並樓而坐，如倚危橋上，不復知有崖石下藉也。抱一宮南削崖上，杙木棧，穿石穴，樓懸崖樹，穴透崖隙，皆極險峭。度隙，有小樓粘石罅

，寢齋炊灶皆具。北臺景至此而極。返下朝天橋，謁羅漢正殿。殿後崖高百仞，崖南轉折，泉一方潭崖麓，乃朝天橋縫縫而下者，曰勺冷泉。南隄泉，即東南折，其上崖更崇列。中此瀑中一縷若腰帶，下悉墮成崩崖，直插海底。坪間梵宇仙宮——雷神廟，三佛殿，壽佛殿，關帝殿，張仙祠，真武宮——次第連綴。真武宮之上，崖愈傑竦；昔梁王避暑於此，又名避暑臺；爲南臺臺處，上則穴石小樓也。再南，則菴盡而崖不盡，穹壁覆雲，重崖拓而更合；南絕壁下，有石門閣址，還至正殿，東向出山門，凡八折，下二里，抵山麓。有郵氓數十家，俱網罟爲業。郵南即龍王堂，前臨水海，由其後南循南崖麓，郵盡波連，崖勢愈出，上已過猶蘭舊址，南壁愈拓削，一去五里，黃石痕掛壁下，土人名爲掛榜山。再南，則崖廻嶮突，巨石壘嵌冰折成壘，南復分接屏壁，雄峭不若前，而兀突離奇，又闕異境。三里，下瞰海涯，舟出沒石隙中。有結茅南涯側者，兩懸仄徑下，得金線泉。泉自西山透腹出，外分三門，大僅如盎，中鱗峒，悉巨石欹側，不可入。水由蟲門出，分注海。海中細魚，溯流入洞，是名「金線魚」；魚大不踰四寸，中腴脂，首尾金一縷如線，爲滇池珍珠。泉北半里，有大石洞，洞門東瞰大海，即在大道下，崖傾莫可墜，必迂其南，始得透進入，即前所望石

中小舟出沒處也。門內石質玲透，裂隙森柱，俱當明處。南入數丈，輒暗。覓炬更南，洞愈崇拓。共一里，始轉而分東西向，東上三丈止。西入窈窕莫極；懼火炬不給，乃出。上山返抱一宮，問山頂黑龍池道，須北向太華，中乃南轉。然池實在山南金線泉絕頂，以此地崖崇石峻，非綉梭可至耳。余輒從危崖懸隙上，壁雖峭，石縫多稜，懸躍無不如意。壁紋瓊瑤瑩，千容萬變，皆目所未收，素習者惟牡丹，枝葉離披，布滿石隙，爲此地絕遊，乃結子垂垂，外綠中紅。又余地所未見；士人以高遠莫知探鑿，第曰山間野藥，不辨何物也。攀躋里餘，遂躡巔，則石等鱗鱗，若出水青蓮，平散竟地。峯端踐側銜而南，惟西南一峯最高。行峯頂四里，凌其上，爲碧雞絕頂。頂南石蕁駢叢，南陞又起一突兀峯，高少遜之，乃南盡海口山也。絕頂東下二里，已臨金線泉之上，乃於懸崖間觀黑龍池而下。

滇中花木記

滇中花木皆奇，而山茶山鵝爲最。山茶花大逾碗，攢合成球，有分心衆邊，軟枝者爲第一。看城推重者，城外大華寺。城中張石夫所居，紅樓樓前，一株挺立三丈餘，一株盤垂幾及半畝，垂者叢枝密幹，下覆及地。所謂柔枝也，又爲分心大紅，遂爲滇城冠。山鵝一花具五色

，花大如山茶。聞一路迤西，莫盛於大理永昌境。花紅形與吾地同，但家食時，疑色不稱心，至此則化紅之實，紅豔果不減花也。

遊顏洞記

臨安府顏洞凡三，爲典史顏姓者所開，名最著。余一至滇省，每飯未嘗忘鉅鹿也。遂由省中南過涌海縣，遊縣南之秀山。上一里半，爲灑穹宮。宮前巨山茶二株，曰紅玄殿。宮建自萬曆初，距今纔六十年，山茶樹遂冠南土。又南抵臨安府；城南臨瀘江。此江西自石屏州異龍湖來，東北穿出顏洞；而合郡衆水，亦以此洞爲洩水穴也。於是覓一導遊者於城東接待寺。顏洞大道，當循城而南，渡瀘江橋，導者從寺前隔江東北小路行，遂不得渡瀘江，東觀三溪會合處。由寺北循塘岸東行，塘東皆紅蓮覆池。密不見水。東北十五里，渡賽公橋，水自西北來，東南入瀘。又五里，上山，爲金雞哨。哨南瀘江曾諸水，由此東入峽，峽甚逼，水傾其中，東抵瀘口尙里餘。望洞頂石崖雙劈，如門對峙，洞正透其下，重岡夾之，不可得見。求上人導人，皆曰：「水漲流急，此非遊時。若兩月前水涸，可不橋而入；今卽有橋，亦不能進，況無橋耶？」橋非一處，每中水深處，懸架木以渡。往例按君來遊，架橋費且白金，

他費亦百金，土人苦之，乘普會兵變，託言洞東即阿迷境，叛人嘗出沒此。遂絕官長遊洞者。余必欲一至洞門，土人曰：「須渡江南岸，隨峽入，所謂瀘江橋大道也。」始梅爲導者誤。乃捨水洞，覓南明萬象二陸洞，從晴東下坡，復上山登頂，東瞰峽江環峽東入，洞門即在東峽下，余所登山處，正與其上雙崖平對，門猶爲曲掩，但見峭崖西向，湧水東傾，搗穴吞流之勢，已無隱形矣。東北三里，嶺嶺脊下山，二里，則極東石壁迴聳，如環半城，下開洞門北向，余望之有異，從之直下。一里，抵峽中。又一里半，抵東壁下，稍南下，洞門廓然，上大書「雲津洞」，蓋水洞中門也。遊顏洞以雲津爲奇；從前門架橋入，出後門約四五里，暗中傍水行，中忽關門延景，其上又絕壁迴環，故自奇絕。余不能入其前洞，而得之重巖絕巖間，且但知萬象南明，不復知有雲津也。誠出余意外。遂瞰洞而下。洞底水從西南穴中來，盤門內而東，復入東南穴去。余下臨水湍，徑之，水闊三丈，洞高五六丈，而東西當門透明處，徑可二十丈，但水所出入，直逼外壁，故非橋莫能行。出水西穴，漸暗不可遠覘。東爲水入穴處，稍旁拓，隔水眺之，中垂剝乳柱，繽紛窈窕。復上出洞外，上眺東南北三面，樛環壁無可上。仍西出舊道，北上山，東一里，嶺嶺，已陟東壁迴環上。嶺塢中東向。一

里，其地南北各起層峯，石崖時突，萬象洞即在北崖上，乃導者妄謂在南崖下。直下者一里，抵南崖。一洞東向，高四丈，水從中湧出，兩崖角起，前對爲峽，水出洞破峽，勢極雄壯，蓋水洞後門也。又東二里，抵老鼠邨，執途人問之，萬象洞在西北嶺上，即前所從下山處，洞甚深，歷降而下，底與水洞通。余欲更至洞門，晚色已合，去宿館尙十里。念此三洞，暴之數十年，趨走萬里，乃至而叛羣阻之，陽侯隔之，太陽促之，導人又誤之，生平遊屐，斯爲最厄矣！

隨筆二則

肅國公沐昌祚卒，子啓元嗣爵。邑諸生往祭其父，中門啓，一生翹首內室，門吏杖箠之。多士怒，亦箠其人，反爲衆桀奴所傷，遂懇於直指金公。公——諱——將逮諸奴，奴輩啓元允疏誣多士，卑下御史，令送奴如故。啓元益嗔，徵兵祭纛，環直指門，發巨炮恐之，金不爲動。沐遂掠多士數十人，毒痛之，囊其首於木。金戒多士毋與爭，急疏聞，下黔督張鳴鶴劾。張奏以實。時魏棣專政，下調停旨，而啓元愈猖狂不可制。母宋夫人懼斬世緒，泣三日，以奔進，啓元聞，罪乃解。宋夫人疏請孫釋未勝爵服，乞權署名，俟長賜製；會今上登

，憐之，輒賜勅實授，即今嗣公沐天波，時僅歲一周支也。

善名勝者，阿迷州土寇也。祖者輅，父子爲亂三鄉維摩間。萬歷四十二年，廣西郡守蕭以裕，調寧州蘇土司兵合剿，一鼓破之，輅父子俱就戮，始復維摩州，開三鄉縣。時名勝走阿迷，寧州祿洪欲除之，臨安守梁貴夢，郡紳王中丞撫民，畏寧州強，留普樹之敵，曲庇名勝。初猶屯阿迷境，後十餘年，兵頓強，殘破諸土司，遂駐州城，盡奪州守權。崇禎四年，撫臣王伉憂之，裹毡笠，同二騎潛至州，悉得其叛狀，疏請剿，上命川貴四省合剿之。石屏龍土司兵，先薄漾田，爲所殲。三月初八日，王中丞親駐臨安，布政周世昌，統十三參將，將本峒兵萬七千人，逼沈家墳，賊命黎亞選扼之，不得進，相持者二月，五月初二日，亞選自營中潛往爲名勝諂，辭返營，一童子洩其事於龍，龍與王土司夜劫之，遂斬黎。遣薄州城，環圍四月，卒不下。時州人廖大亨任職方郎，賊特爲與援，潛使使入京縱反間，謂普黨不叛，王撫起軍徵功，百姓悉糜爛。于是部郎疏論普地不百里，兵不千人，即叛，可傳檄定，何騷動大兵爲？而王宮識錫套，楊庶常繩武，各上疏言宜剿。事下樞部議。先是，王撫疏名勝包藏禍心已久，前有司養疽莫發好，致成難圖蔓草，上因切責前撫按。而前撫閱洪舉，已覆軍

率，懼勿能自解，即以飛語德鳳大司馬。大司馬已先入部郎言，遂謂名勝地不當一縣，撫按比肩，張大其事勢，又延引日月，徒虛糜縣官餉。疏上，嚴旨違抗，及按臣趙世勳。十月十五，撫按俱臨安就逮。十二月十八，周世昌中銃死，十三參將悉戰沒。五年正月朔，賊悉兵攻臨安，詐郡括萬金輸之，受金，攻愈急。迨十六，城垂破，賊忽退師，以何天衢襲其穴也。天衢，江右人，居名勝十三頭目之一，見名勝有異志，心不安，妻陳氏力勸歸中朝，天衢因乞降，當遣以三鄉城處之，今遂得其解圍力。後普屢以兵攻三鄉，各相拒，無所勝，乃退矣。先修祖父怨于寧州。方攻寧時，洪已奉調中原，其母集衆目，人輸五金，京青布二，各守要害，賊不得入。後洪返，謂所予太重，責之金，諸族目悉解體。賊驟知，乘之入，洪走避撫仙湖孤山，州爲殘破。歲餘，洪復故土，鬱鬱死。賊次攻石屏州，及沙土司等十三長官，悉服屬之。志欲克維摩州南魯白城，即大舉。魯白城在廣南西南七日程，臨安東南九日程，與交趾界，城天險，爲白彝所踞。名勝常曰：「進圍中原，退守魯白，吾無憂矣。」攻之三年，不能克。七年九月，忽病死。子福遠，方九歲，妻萬氏，多權略，威行遠近，當事者始以撫了局，釁禍至今，自臨安以東，廣西以南，不復知有明官矣！至今臨安不敢一字指斥

旅人詢及者，輒拊口相戒，府州文移，不過虛文，予過安莊，見爲水西殘破者，各各有同仇志，不惜爲致命，而此方人人沒齒無怨言，不意一婦人威略乃爾！南包沙土司，抵蒙自縣；北包彌勒州，抵廣西府；東包維摩州，抵三鄉縣；西抵臨安府；皆其橫壓之區，東惟三鄉何天衢，西惟誰鵬龍在田，猶與抗圖，餘皆聞風潛伏，有司爲之籠絡，仕紳受其羈勒者，十八九，王位以啓覺被逐，後人苟且撫局，舉動如此，朝廷可謂有人乎？夫抗之罪，在誤用周世昌，不諳兵機，彌連數月，兵久變坐耳；當時止宜責其遲，留策其後效；臨敵易帥且不可，遽就軍中逐之，亦太甚矣！嗟乎！朝廷於東西用兵，事事如此，不獨西南彝也！

戊寅八月初七日——余作書投署府何別駕，求廣西府志。是日，其誕辰，不出堂，書不得達。入堂，閱其四境圖，見盤江自其兩界西宇入境，東北從東界之北而去，不標地名，無從知其何界也。

初八日——何收書欲相見，以雨不往。

初九日——余令願僕辭何，不見，促其志，彼言即送至，而終不來。是日，復大雨不止。

初十日——何言覺志無印就者，已復命殺青矣。是日，午霽，始見黃菊大開。（菊惟黃色，

不大·又有西番菊·)

廣西府——西界大山，高列如屏，直互南去，曰草子山·西界即大麻子嶺，從大龜來者·東界峻逼，而西界層疊，北有一石山，森羅於中，連絡兩界，曰發果山·東支南下者結爲郡治；西支橫屬西界者，有水從穴湧出，甚巨，是爲瀘源，經西門大橋而爲矣邦池之源者也·(通海從穴湧出，此海亦從穴湧出，然此海南山復橫截，仍入大守塘山穴中，尤爲異也·廣福僧言此水入穴，即從竹園郡北龍潭出，未知果否？恐龍潭自是錫岡北塢水，此未必合出也·矣邦池，俗名海子·又曰龍甸·)——此瀘江，非廣中瀘江也·瀘江在南，而此水亦竊其名，不知何故·)矣邦池之南，復有遠山東西橫屬，則此中亦一南北中窪之坑，而水則去來皆透於穴矣，此郡山之最遠者也·

發果山——圓若貫珠，橫列郡後·東下一支，曰奇鶴峯，則學宮所托；西下一支，曰鐵龍峯，則萬壽寺所倚；而郡城當其中環處·城之東北，亦有一小石峯在其中，曰秀山，上多突石，前可瞰湖，後可攬翠·城南瀕湖，復突三峯，東曰廣福，曰靈龜山；中峯最小，曰文鏡峯，建塔於上；而西峯橫若翠焉——即名翠屏·此郡山之近者也·秀山前有伏波將軍

廟，後殿爲伏波像，前殿爲郡守張繼孟祠。（張，扶風人，以甲科守此。壬申，爲普會困，城岌岌矣，張奮不顧身，固保城隍，普莫能破，城得僅存。先是，張夢馬伏波示以方略，後遂退賊。二月終，親蒞息宰河招撫焉，州人服其膽略，賊稱爲捨命王云。）

新寺（即萬壽寺）——當發果西垂之南，其後山石嶙峋，爲溪中所無，其寺南向，後倚峭峯，前臨遙海，亦此中勝處，前有玉皇閣，東爲城隍廟，俱在城外。

盤源洞——在城西北四里，新寺後山西盡，環塢而北，其中亂峯雜沓，綴以小石軸，皆削巒駢枝，標香點翠，北環西轉，而盤源之水，湧於下穴，源之洞，闢於層崖，有三洞焉；上洞東南向，前有亭；下洞南向，在上洞西五十步；皆在前山之南崖。後洞在山之北岡，其上如智井；從井北墜穴而下，二十步，底界而成脊，一穴東北而小，一穴東南下而駢；此三洞之分向也。其中所入皆甚深，乘炬穿隘，屢起屢伏，乳柱紛錯，不可窮詰焉。

一日——大霧，上午，出西門，過城隍廟玉皇閣前，西一里，轉新寺西峯之嘴而北，又北一里，見西壑漲水盈盈，而上洞在其西北矣。由岐路一里，抵山下，屢級遊上洞，望洞西有寺殿兩重，入憩而淪水爲餐，余因由寺西觀水洞，還寺中燃炬，始知爲洞有三，洞皆須火深

入。下午，強索得炬，而火爲顧僕所滅，適覓不可得；遙望一邨，在隔水之南，漲莫能遠；遂不得爲深人計。聊一趨後洞之內，披其外扇；還入下洞之底，探其中門而已。仍從舊路歸，北入新寺，抵暮而返。

十二日——早促何君志，猶曰即送至，坐寓待之，擬一至即行；已而竟日復不可得。晚謂顧僕曰：『志現裝釘，俟釘成帙，即來候也。』

余初以爲廣西郡人，必悉盤江所出，遍徵之，終無詣者。其不知者，反謂西轉彌勒，旣屬巖倒；其知者，第謂東北注羅平，經黃草壩下，即莫解所從矣。間有謂東南下廣南，出田州，亦似揣摩之言，靡有確據也。此地至黃草壩，又東北四五日程，余欲從之，以此中淹留日久，迤西之行不可遲，姑留爲歸途之使。

廣西府鸚鵡最多，皆三鄉縣所出，然止翠毛丹隴，無五色之異。

三鄉縣，乃甲寅縣守所城。

維摩州——州有流官，祇居郡城，不往州治，二處皆藉何天衢守之，以與普拒。

廣福寺在郡城東二里；吉雙鄉在矣邦池之東南，與之對。而彌勒州在郡西九十里。一統志

乃注寺在彌勒東九十里，鄉爲彌勒屬，何耶？豈當時郡無附郭，三州各抵其前爲界，故以屬之彌勒耶？然今大麻子隘西，何以又有分界之址也？

十三日——中夜，聞雷聲，達旦而雨。初余欲行屢矣，而日復一日，待之若河清焉！

自省至臨安，皆南行。自臨安抵石屏州，皆西北。自臨安抵阿迷，皆東北。自阿迷抵彌勒，皆北行。自彌勒抵廣西府，皆東北。

十四日——再令願僕往促志，余束裝寓中以待。乍雨乍霽。上午得回音，仍欲留至明晨云。乃攜行李出西門，入玉皇閣。閣頗宏麗，中乃銅像，而兩廡塑羣仙像，極有生氣；正殿四壁，畫亦精工。遂過萬壽寺，停行李於其右廡。飯後登寺左鐵龍峯之脊，石骨稜稜，皆龍鱗象角也。（志又稱爲天馬峯，以其形似也。）既下，還寺中，見右廡之北，有停柩焉，詢之，乃吾鄉徵郡游公柩也。游諱大勳，任廣西三府。征普時，游率兵屯郡南海梢，以防寇之衝突；四年四月，普兵忽乘之，游竟沒於陣。今其子現居其地不得歸，故停柩寺中。余爲慨然。是晚，遇李如玉楊善居諸君，作醮寺中，屢承齋餉。僧千松，亦少解人意。是晚，月頗朗。十五日——余入城探游君之子，令願僕往促何君。上午，出西門，遊城隍廟。既返寺，寺中

男婦進香者接踵；有卓錫倚者，亦以進香至，同楊善居索余文，各攜之去，約抵暮馳還。抵午，顧僕同言，何若以直釘志久遲，撲數板，限下午即備，料不過期矣。下午，何命堂書志及程儀至，余作書謝之。是晚爲中秋，而晚雲密布，既暮而大風忽吼，僧設茶於正殿，遂齋餼而臥。

十六日——百意歸，不修阻余行色，而吳揚文未至，令顧僕往索之。既飯，楊君攜酒一樽，侑以油餅，乃酌酒而攜餅以行。從玉皇閣後循鐵龍東麓而北，一里，登北山而上。一里，逾其嶺，即發果山之脊也。志又謂之九華山。蓋東峯之南下者爲奇鶴，爲學宮所倚；西峯之南下者爲鐵龍，爲萬善寺之脈；中環而南突於城中者，爲鍾秀山；其實一山也。從嶺上平行，又北三里，始見。源洞在酉；而山脊則自東界大山，橫度而西，屬於西界，爲郡城後倚。然瀧源之水，穿其西穴而出，亦不得爲過脈也。從嶺北行，又五里而稍下，右瞻在場之南岡，曰平沙哨，郡城北之鎖鑰也。其東即紫微之後脈，猶屏列未盡；其西則連峯蜿蜒，北自師宗南下爲阿盧山，界塢中之水，而中透瀧源者也。由哨前北行塢中，六里，有溪自北而南，小石梁跨之，是爲突谷橋。溪水發源於東西界分支處，由梁下西注南轉。塢窮而南入